

1959年,爷爷退伍转业。他从青岛乘火车到达尾亚,又坐大闷罐车到达乌鲁木齐明园,然后来到独山子炼油厂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他像蒲公英一样,有着极强的生命力,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奉献绿色与生机。时光如流,我爸爸是“油二代”,我当然是“油三代”,爷爷的那份朴素与善良,后继有人……

蒲公英的落处是故乡

——记我的爷爷卓丛元

●卓星彤

从青岛到独山子

1959年的3月,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在“援建新疆”的号召下,踏上了从青岛开往新疆的列车。列车一路向西,不知走了多久,终于在一个叫尾亚火车站(现今站址在哈密市尾亚村)的地方停下了。他们是这条铁路最早的一批乘客,也可以说是戈壁滩上第一代拓荒者。我的爷爷卓丛元就是其中一员。

那时,新疆的冬天格外漫长,即便到了三月,天空中依旧雪花飞舞,“冷”是年轻人对新疆的第一印象。当他们从火车上跳下来,已有两辆大闷罐车静静地在车站等候。车开了,他们在闷罐车上摩肩接踵地站了一路,车外很冷,车内却很热。经过三天的颠簸,大闷罐车在乌鲁木齐明园停下修整了一夜,天蒙蒙亮时便“马不停蹄”地驶向了独山子。

最终,大闷罐车在石油工人俱乐部(独山子展览(博物)馆前身)那里停下。我爷爷曾说:“还是少年的我们就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,被分配到各个单位,

然后就扎下了根。”

与白土装置相伴20年

1934年爷爷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。爷爷是家中的长子,下边有一弟一妹。他的父母早逝,弟弟过继给了别人。年幼的爷爷为了糊口背着妹妹沿街要饭。后来,爷爷当兵入伍,转业后一直在独山子炼油厂工作。

1964年,白土装置建成投产,加白土要依赖人工操作,是个体力活儿,但收入会高一些。爷爷不怕吃苦,主动请缨,一干就是20年。1984年,酮苯脱蜡与原有的糠醛、白土精制等装置重新组建了一套12万吨/年酮苯脱蜡装置,爷爷去了酮苯脱蜡装置小修班,直到退休。工作期间他多次获得克拉玛依市“‘双文明’先进个人”等荣誉,1982年他还被选为独山子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老实人的“甜”

初次阅读余华创作的短篇小说《我胆小如鼠》,我就想到了爷爷,他大抵也是一个“胆小如鼠”的人。叫他去邀功求赏、去跟别人争执、去为一己私利耍手段等

等,他都做不来,他只会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份内的事。

提起爷爷,别人总说他是个老实人。现在,“老实人”常常与“懦弱”“无能”挂钩。但是因为爷爷这个榜样,我愿意做一辈子老实人,传承他那份纯朴与善良。罗曼·罗兰说: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爷爷1991年退休,我是1992年出生的。退休后的短短十几年,陪伴我抚育我成了他最重要的“工作”,也应该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“甜”的工作了吧?是爷爷,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纯粹的爱。

爷爷的藏宝游戏

爷爷病重时,爸爸带他去广州看病。火车上,爷爷对爸爸说,等我考上大学了,要和爸爸一起送我去上大学。然而,爷爷没能等到我上大学的那天。2006年,我读初一时,爷爷永远走了。

爷爷去世前,我去看望他,他精神很好,后来才知道那句“回光返照”。他站在医院内科楼的窗

台上向楼下的我挥手,我一面挥手一面冲着他大喊:“爷爷,再见。”再见,却再也没有见。

小时候,爷爷总喜欢和我玩藏宝游戏,他会偷偷藏起我心爱的东西,又在我急得快哭的时候,笑着拿出来。那天爷爷与我挥手作别,我更愿意相信,那是我们的又一次藏宝游戏。那天爷爷藏的是他自己,他把自己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,等着我去寻找……

从边陲小城到“戈壁明珠”

当年,25岁的爷爷怀着满腔热忱来到独山子,从此就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,我爸爸是“油二代”,我当然是“油三代”。曾经,独山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,随着岁月流转,如今的它已是石化产业为基础,新能源、文旅、物流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的名副其实的“戈壁明珠”。

一个地区的蓬勃发展,离不开无数像爷爷、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。正是几代人日复一日的坚守、年复一年的付出,才让这座小城有了如今的模样。有幸生活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小城,我

的心中满是骄傲与自豪。

常言道:“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。”一个看似简单的选择,往往蕴含着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命运的巨大力量。一个靠谱的企业,就像一棵大树,能为无数家庭遮风挡雨,托举起他们的梦想与未来。在独山子,有多少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,从而改写了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生活轨迹啊!

乐观的孙爷爷

爷爷的许多经历,我是向孙爷爷打听到的。在我和孙爷爷聊天时,87岁的孙爷爷坐在一把老藤椅上,布满裂痕的手掌正摩挲着拐杖的把手。

孙爷爷和我爷爷都在青岛当过兵,1959年一起来到独山子。孙爷爷先是在常减压蒸馏装置工作了三年,然后干销售直到退休。当年和他们一起来独山子的年轻人还健在的不过寥寥数人,孙爷爷却和当年一年,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他哈哈一笑说: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

想念的声音

●卢新瑞

走。没了姥姥的袒护,我的生活少了很多乐趣。每到寒暑假,我总是追问妈妈:“啥时候把我送回姥姥家?”可以说,去姥姥家就是我假期最憧憬的事儿。到了姥姥家,我会堂而皇之地告诉姥姥,我就是来吃胖的;也会赖在电视跟前,任凭姥姥一个呵欠接一个呵欠也不肯关了电视。

因为姥爷修鞋技术好,常有人慕名而来。有一次来了个阿姨,看到我在一边玩,问姥姥:“这是你孙女啊?”姥姥随口说,这是我侄女家丫头。她们说着家常,我在一边却沮丧起来。怎么就是侄女家丫头了呢?我可不就是你的亲孙女啊。那天我心里失落极了,意识到身份的不同,却又感受得到平等的爱,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我沮丧,也让我更加黏着姥姥。

没说完的话留在了记忆里

我慢慢长大,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记得刚生了宝宝,姥姥来看我。她局促地拉着我说不知道给我买点什么好,身后是她带来的各式各样的补品。她摸着宝宝的脚丫一直说:“俺婷婷真有福,多好的宝宝呀。”每当我带着孩子去看太姥姥,姥姥都会翻箱倒柜地给宝宝拿好吃的。一面笑眯眯地看着孩子玩闹,一面不住嘴地说:“多好的孩子呀,多好!”那神情就像看到了稀世珍宝。

上了80岁,姥姥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每次电话里我问姥姥身体怎么样,姥姥都会哈哈笑着说没事儿,说年龄大了没办法,继而

关心我和孩子怎么样。今年,86岁的姥姥摔了一跤,没挺过去,离开了我们。

姥姥去世前两个月,恰好我因有事去了姥姥所在的市区,回来前专门去了趟姥姥家。姥姥睡得很沉,我坐在她床边像小时候她哄我睡觉一样轻轻拍着姥姥,过了很久,姥姥睡眼惺忪地睁开眼。看见我第一眼,姥姥说:“我的乖,你咋来了?”那天,姥姥拉着我说了好多话。身体和心理的不适让姥姥积攒的情绪无处释放,姥姥似乎要把每一秒的感受都表达出来,那些没说完的话,截断在那句“时间到了,回去吧,放心吧……”

再见姥姥,谢谢你爱着我

出殡那天,我早早到了姥姥家。客厅照片里的她抿着唇,像平时一样眉眼带笑地看着我们。窗台上的梳子缠着几根银发,桌边零星散着那些零食,我摩挲着寻找姥姥的温度。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,可还是懊恼没和姥姥创造更多回忆。车辆驶出熟悉的街区,奔向那座陌生的山头。妈妈提醒我姥姥睡在那里,我小心地靠近,生怕惊扰到她。那天的阳光温柔又夺目,树梢的鸟儿早已见怪不怪,在那里追逐打闹自在逍遥,任凭轰鸣的机器送走一个又一个想念。

那天,如果姥姥看得见,我猜她在一旁急得皱眉,不愿我用眼泪打湿相片……终有一天,我们会相见,而在未来每一个真实美好的日子里,我会带着她给的爱和陪伴,继续前行,努力成长为更美好的人。

清明祭父

●黄鹤

清明时节,独山子的雪化完了。我和妻儿看着父亲那张泛黄的照片,恍惚间看到了70年前的那个春天。

我的父亲黄治珍,70年前还是个瘦小的少年,背着破旧的包袱,独自走在通往乌鲁木齐的土路上。风沙漫天,他的身影在戈壁滩上显得那样单薄,却又那样倔强。父亲常说,他这辈子最感激两个人,一个是把他从喀什带到乌鲁木齐的叔叔,另一个是把他送进独山子油矿的解放军。十二岁那年,祖父因肺结核去世,祖母改嫁,父亲成了孤儿。是那位好心的叔叔收留了他,让他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学做皮鞋,父亲的手艺很好。

1951年,政府选拔人才到独山子油矿工作,父亲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初到独山子,父亲被分配到机械厂铸造车间当炉前工,每天要面对1000℃以上的高温。苏联专家来指导时,父亲总是第一个到车间,最后一个离开。他常说:“不能怕吃苦,怕就学不到本事。”凭着这股劲头,父亲很快掌握了铸造技术,成了车间的骨干。

1958年的一天,炼钢铁的炉子出了故障,父亲冒着高温钻进炉膛修理,出来时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工友们都说他是“铁人”,他却笑着说:“比起当年在二道桥做皮鞋,这

算啥苦。”那一年,父亲入了党,还被聘为技师。

父亲是个老实人,在车间一干就是40年。他总说:“做人要像铸件一样,实实在在。”退休后,父亲也没闲着。独山子开展为民服务活动,每到周末,他就在石油工人俱乐部(独山子展览(博物)馆前身)门口摆摊,免费给人修鞋、擦鞋。他说:“这是我的老手艺,不能丢,还能帮帮大家。”

父亲一生节俭,但对别人总是很大方。记得有一年国家给老工人涨工资,父亲竟然主动提出不要。他说:“我退休金够花了,还是留给那些收入低的同志吧。”这话让厂领导感动不已。

三年前,父亲走了。临终前,他拉着我们的手说:“我这辈子,值了。从孤儿到石油工人,从学徒到技师,都是托了共产党的福。你们要记住,做人要实在,做事要认真。”父亲的一生,就像独山子的石油,默默奉献,却温暖了无数人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父亲,您在天国可好?独山子的雪化了,您最爱的春天来了。您放心,我们会记住您的教诲,像您一样,做一个实在的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

小小的我和大大的你

3岁那年,我让姥姥滚出去。只因没有满足我去沙丘玩的意愿,一米不到的小人对着悉心照料她的老太太说了“滚”。姥姥走到棉花地里掉了泪。因为这事儿,我被爸爸狠狠教训了一顿,屁股上多了两个巴掌印。随军来到西北部队的妈妈怀孕时尚且年轻,对即将到来的人类幼崽全无经验,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爱莫能助。一筹莫展之际,离她一百多公里的姑姑打来了电话。异地他乡的姑姑成了我妈的依靠,也顺理成章地被我喊了一辈子“姥姥”。

妈妈常说,那会儿的姥姥家逼仄得没地儿下脚。可在我的印象里,充斥的全是快乐。姥姥家门口有个假山,那成了我最常待的地方。夏天暴晒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家,姥姥买了冰棍陪我坐着看来往的行人。雪糕吃完屁股也烫红了,不想走路的我要赖让姥姥背。影子调皮地跟在姥姥脚边,小小的我在姥姥头上摆出各种手势,笑着闹着走过那条长长的街道。

我想成为你的独一无二

到了上学的年龄,爸爸把我接